

# 佔領香港推所謂「人口疏散政策」 掠奪糧食 日軍隨街捉人驅逐孤島 慘絕人寰



▲日軍佔領香港初期，為減少香港人口而強迫居民返鄉，一度聲稱「歸鄉可領三天米糧」，實際上獲派米糧的人寥寥無幾。



▶大批香港居民在槍支的威脅下被迫返鄉，日軍派士兵到碼頭監視居民登船離開。



▲高添強表示，日軍佔領香港後因糧食不足，未幾推出「人口疏散政策」，初期利誘市民回鄉，後期更到處捉人，稱為「捉乞兒」，把這些人放逐到蒲台島附近的螺洲等無人孤島。



▶▼日軍在佔領香港初期，推出所謂的「人口疏散政策」，當年藉報章報道美化此政策，以掩飾武力挾迫港人離開家園的事實。  
林建強提供



日軍攻打香港的1941年，香港當時人口有160萬。戰前在香港採訪的《奧地利日報》記者哥林羅斯（Colin Ross）曾報道，香港沒有自給自足的能力，食物、食水全靠內地供應，若開戰，負擔最大是上百萬的居民。  
日軍12月25日佔領香港，未幾推出人口疏散政策，政策初期利誘市民回鄉，但隨著糧食嚴重短缺，日軍在佔港後期，到處捉人，稱為「捉乞兒」，將這些活生生的人群放逐孤島，慘絕人寰，幸而部分被驅逐到孤島的香港平民獲東江縱隊救出。

大公報記者 李雅雯（文） 許焯傑（圖、視頻）



▶日軍設立歸鄉指導事務所，執行大規模脅逼居民離開香港的不人道政策。

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前成員、現任香港海事博物館藏委員會委員高添強指出，日軍政府因糧食及防衛理由，無力處理當時百多萬人口，在佔領香港第一年已推出所謂「人口疏散政策」。他指出，初期並非強制性，是利誘港人回鄉，會安排船、車等交通工具，有指會給回鄉者三日糧食。根據資料記載，1941年12月25日時任港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的翌月，1942年1月，日軍政府鼓吹港人回鄉，藉此控制香港人口在60萬左右。政策初期是「自費疏散」、「慈憑疏散」等，提供少量糧食及交通。

## 鼓吹歸鄉 安排車船載走

翻查當時的報章，有兩則歸鄉新聞的報道，引述時任所謂「華民代表」主席羅旭蘇、劉鐵誠、陳廉伯的鼓吹，標題「靠屋租養家者，挈眷歸鄉予以便利」；另一則「第十九批歸僑昨晨啟程」，附題「寶安淡水各線明晨再啟航一次，潮陽僑民擬請求當局派輪運送」。鐘錶店老闆李國楠憶述日佔時期香港糧食日漸短缺，當時直轄「香港佔領地政府」的華民代表

鼓吹市民回鄉。雖然當時內地已受戰火波及，但他知有些街坊仍然選擇回鄉，「你無聽過大亂居鄉，小亂居城的講法？」

警史專家林建強提供的歸鄉證件佐證「人口疏散政策」。林建強展示日佔期間一名香港居民陳汝鏞的系列歸鄉證件，發證日期為昭和十八年（1942年）8月13日，即日軍佔領香港第二年。從資料可見，申請回鄉的當事人居住地址在中環，離港證明書有多個部門的蓋印，包括中區區役所蓋印，由香港總督部衛生課長發行的防疫注射證明書，反映回鄉者離境前需接受檢疫；另一張是霍亂菌檢查證明書，附上香港東華醫院蓋章。另有南支憲兵隊「港入」蓋印、歸鄉指導事務所蓋印，印上負責人譚德的名字。

## 東江縱隊 孤島救回同胞

但到了1943年，香港已被美軍圍封，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可離港，市民只能徒步離境，風險高，沒有人再願意回鄉。日軍實行強制疏散，到處捉人，稱為「捉乞兒」。文獻紀錄顯示，街上行人會被日軍強指

「行乞」拘捕，每夠50人便發三數天的糧食帶上船，發配到無人孤島。高添強記得在灣仔訪問過一名目擊者憶述，日軍在街頭及街尾兩邊用大麻繩封鎖：「若你不好彩遇到日軍突然封鎖時在街上，便被日軍捉上車運走。」

香港軍票索償者盧佩英表示，她的孀母一家都被「捉乞兒」捉走，當時獲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（後改稱為東江縱隊）奮力救出，但盧佩英從獲救的倖存者打聽到她的孀母已餓死。1988年朱維德著作《香港掌故2》提到二戰時，日軍將不屈服的愛國人士放逐到蒲台群島的螺洲島，亦是日軍「捉乞兒」的放逐島。1995年一宗在螺洲島發現白骨的新聞，引起高添強關注並租船欲上島，但因風浪太大未能登岸。「螺洲島有一個石灘，只是其中一個島，日軍當時可能將港人掉去周邊其他島。」高添強說。

香港和平後，1946年4月香港法院審判戰犯，將戰時負責遺棄平民的日軍憲兵高層，以違反人道罪判處成為乙、丙級戰犯，起訴罪名是「以人口疏散為名捕捉居民遺棄」。



▲林建強展示香港居民陳汝鏞的歸鄉文件。這些文件包括陳汝鏞的住址（左圖）、照片及注射疫苗證明（右圖）等，文件上由不同部門蓋印。林建強提供



▲警察歷史專家林建強收藏日佔時期的圖片和文物等，是當年日軍暴行的鐵證。

## 1938年舊照：日軍羅湖橋盤查港農婦

珍貴紀錄

港島總區刑事總部重案組前偵緝警署警長警史專家林建強，介紹一張從雜誌拆開的一個版頁，相片中一方插上日本旗，另一方插上英國旗，兩方之間有一條邊境橋。在日方那邊有幾名駐崗士兵，一班扛起擔挑竹籬的農村婦女面露不滿，排隊讓站崗的日軍做記錄。大相下有日文、中文及英文的小段註解。中文段落大字標題「國境警備」，寫到「日本華南軍於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曾發表聲明，並對英國之希望加以好意之考慮，故自香港北部撤退兵馬。嗣後雖歐戰之推移與英法租界極為不利，而援蔣之跡依然不斷，反而更形增大之勢，日軍有鑒於此，為期斷絕彼等之變動起見，自6月22日忽奇襲華英國境，同日夕刻便將要衝深圳站佔領達成目的。照片為日軍於國境檢查華人之身份。」

一段英文字簡述「日軍為切斷香港至重慶的交通線，佔領了華南英國領土的邊界線，6月22日。」林建強說，該版頁刊載日期是1938年，當時日軍已佔領廣東，兵力伸延至香港與深圳的邊界：「這張圖很珍貴，反映日軍佔領深圳之後，與英國管治方對峙，圖片顯示香港的農村婦女從香港過橋到深圳，被日軍盤查。」他指出，農婦背後的鐵橋就是羅湖橋，兩地邊界之間有日兵駐守與香港農婦被登記資料，顯示大戰來臨之勢。從此版頁來看，日軍攻佔香港目的，是要斷絕香港支援內地抗戰。



▲在羅湖橋站崗的日本士兵盤查正前往深圳的香港農村婦女，目的是要斷絕香港支援內地抗戰。林建強提供

## 日佔時期證件東洋化

歷史紀錄

日軍佔領香港後建立「香港佔領地政府」，將課本、街道及證件、牌照等改為日式用字。每名居民由「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警察總局長」發出身份證，詳列個人資料包括姓名、出生日期、就職公司、現住址，上有手指模印及相片，發出日期用日本紀元記錄，日佔時期叫「住民證」。

林建強提供的日佔時期商業契約書，即今天的商業註冊顯示，油麻地一間衣服店名為「吳服屋」，登記股東佔有的股權都是以日軍票計算。衣服店註冊地址，以日本名稱分區，位於上海街三零一號的「吳服屋」所屬的香取區，即油麻地。該「吳服屋」至1991年仍有營業，惟已恢復「永昌成洋服正頭」的店名。

另一張用毛筆書寫的股權轉換書的交易日期，以昭和年份取替公元。日佔的屋契地址，發出部門是「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家屋登錄所」，屋契地址東昭道是今天中環的皇后大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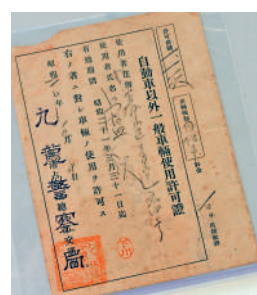
林建強特別提到一張非機動車輛的登記證，反映日軍佔領香港後期的警政改變。1944年12月任日佔總督近三年的磯谷廉介被撤換，由華南派遣軍（第二十三軍）司令田中久一兼任香港總督，把香港防衛隊及香港憲兵隊改編，當時的日軍已

苟延殘喘，將警政及軍政改制，對戰盟軍。

該張車輛登記證發出日期是昭和二十年，即1945年、日本投降的一年，登記證原本由「香港佔領地總督指領部」發出，後期日軍改制，改由「警察總局」發證，該張證由九龍警察總局發出。



▲「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警察總局長」向每名居民發出「住民證」，詳列個人資料，上有手指模印及相片。林建強提供



◀這張車輛登記證發出日期是昭和二十年，即1945年，由「九龍警察總局」發證。林建強提供